佛说优填王经一卷

西晋沙门释法炬译 • 乾隆大藏經 • 大乘宝积部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拘深国，王号曰优填。拘深国有逝心，名摩回提，生女端正华色，世间少双。父睹女容一国希有，名曰无比。邻国诸王，群僚豪姓靡不娉焉。父答曰：“若有君子容与女齐，吾其应之。”

佛时行在其国，逝心睹佛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身色紫金巍巍堂堂光仪无上，心喜而曰：“吾女获匹。”归语其妻曰：“吾为无比得婿，促庄饰女将往也。”夫妻共服饰，其女步瑶华光，珠玑璎珞庄严光国，夫妻共将女至佛所。

妻道见佛迹相好之文光彩之色，非世所有，知为天尊，谓其夫曰：“此人足迹文理乃尔，非世所闻，斯将非凡，必自清净无复淫欲，将不取吾女，无自辱也。”

夫曰：“何以知其然？”

妻因说偈言：

“淫人曳踵行，恚者操指步，

愚者足躃地，斯迹天人尊。”

逝心曰：“非尔女人所知，汝不乐者便还归。”乃自将女诣佛所，稽首佛足白佛言：“大人勤劳教授，身无供养，有是粗女愿给箕帚。”

佛言：“汝以女为好耶？”

答曰：“生得此女，颜容实好，世间无双，诸国王豪姓多有求者不以应之。窃见大人光色巍巍非世所见，贪得供养故，宜自归耳！”

佛言：“此女之好为著何许？”

逝心曰：“从头至足周遍观之无不好也。”

佛言：“惑哉肉眼！吾观之从头至足无一好耶！若头上有发，但是毛象马之尾亦皆尔也。发下有髑髅，但是骨屠家猪头骨亦尔也。头中有脑者，如泥腥臊送。鼻下之著地莫能蹈者，目者是脆决之纯汁，鼻中有涕，口但有唾，腹藏肝肺皆亦腥臊，肠胃膀胱但成屎尿尿腐臭难论，腹为帏囊裹诸不净，四支手足骨骨相拄筋连皮韬，但恃气息以动作之。譬若木人机关作之，既毕解列其体，节节相离，手足狼藉，人亦如是，有何等好而云少双？昔者吾在贝多树下，第六魔天王庄饰三女，颜容华色天中无比非徒此论，欲以坏吾道意。我为说身中秽恶，即皆化成老母形坏不复惭愧而去。今是屎囊，欲何所恋？急

将还去，吾不取也。”

逝心闻佛所说，忽然惭耻无辞复言，又白佛言：“若仁不取者，更以妻优填王可乎不？”佛不答焉。

逝心即送女与优填王。王获女大悦，拜父为太傅，为女兴宫，伎乐千人以给侍之。王正后师事佛，得须陀洹道。此女赞之于王，王惑其言以百箭射其后，后见箭不惧都无恚怒，一意念佛慈心长跪向王，箭皆绕后三匝还住王前。百箭皆尔，王乃自惊畅然而惧，即驾白象金车驰诣佛所。未到下车，避从步进，稽首佛足，长跪自陈曰：“吾有重咎在三尊，所以彼淫妖从欲兴邪，于佛圣众每一恶念，以箭百枚射佛弟子，如事陈之睹之心惧。唯佛至真无量之慈，白衣弟子慈力乃尔，岂况无上正真佛乎！我今首过归命三尊，唯佛弘慈原赦其咎。”

佛笑曰：“善哉王！觉恶悔过，此明人行也，吾受王善意。”王稽首，如是至三，佛亦三受之。

王又头面著地，退就坐曰：“禀气凶顽，忿戾自恣，无忍辱心，三毒不除恶行快意，顺女妖邪不知其恶，自惟寿终必入地狱。愿佛加哀，广说女恶魑魅之态，入其罗网少能自拔，吾闻其祸必以自诫，国民巨细得以改操。”

佛言：“用此问为且说余义。”

王曰：“余事异日说之不晚，女乱惑意凶祸之大，不闻其祸何缘远之？愿佛具为吾释地狱之变，及女人之秽。”

佛言：“具听！男子有淫之恶却睹女妖。”

王曰：“善！愿受明教。”

佛言：“具听！男子有四恶急所，当知世有淫夫，恒想睹女思闻妖声，远舍正法疑真信邪，淫网所縲没在盲冥，为欲所使如奴畏主，贪乐女色不觉九孔恶露之臭秽，浑沌欲中如猪处溷不觉其臭，快以为安不计后当在无泽之狱受痛无极，注心在淫啖其涕唾玩其脓血，珍之如玉甘之如蜜，故曰欲态之士，此为一恶态也。又亲之养子怀妊生育，稚得长大勤苦难论，到子成人，擢家竭财，膝行肘步，因媒表情致彼为妻，若在异域寻而追之，不问远近不避勤苦，注意在淫捐忘亲老，既得为妻贵之如宝，欲私相娱乐恶见父母，信其妖言，或致斗讼不惟身所从生，孤亲无量之恩，斯谓二恶态也。又人处世勤苦疲劳，躬自致财本自诚信，敬道之意尊戴沙门，梵志之心觉世非常布施为福，取妻之后，情惑淫欲愚蔽自拥，背真向邪专由女色，若有布施之意，虽欲发言相呼女色，绝清净行更成小人，不识佛经之戒、祸福之归，苟为淫色投身罗网，必堕恶道终而不改，斯谓

三恶态也。又为人子不惟养恩，治生致财不以养亲，但以东西广求淫路，怀持宝物招人妇女，或杀六畜淫祀鬼神，饮酒歌舞合会之后，至求方便更相招呼，以遂奸情，及其获偶，喜无以喻，淫结缚著无所复识，当尔之时唯此为乐，不觉恶露之臭秽、地狱之苦痛，一则可笑，二则可畏，譬若狂犬不知其非，斯谓四恶态也。”

佛言：“男子有是四恶用堕三塗，当审远此态免苦耳！复听说女人之恶。”佛便说偈言：

“已为欲所使，放意不能安，

习施于非法，将何以为贤？

欲为畜生行，以欲还自殃，

溷虫在臭中，不知为处难。

如虫在冥中，不知东以西，

结著于淫欲，恶此亦虫论。

淫既不见道，日夜种罪根，

现世君臣乱，上下为迷昏。

王法为错乱，正法为迷焚，

农夫舍常业，贾人为弥连。

现世更牢狱，死复入太山，

当受百种毒，其痛难可当。

洋铜灌其口，山连笮其身，

此辈有百数，难可一一陈。

常在三恶道，宛转如车轮，

若世时有佛，而已不得闻。

女人最为恶，难与为因缘，

恩爱一缚著，牵人入罪门。

女人为何好？但是屎尿囊！

何不谛系视，为此而狂荒。

其内甚臭秽，外为严饰容，

家有含毒蝎，剧如蛇以龙。

譬如锦韬牟，罗縠裸锋铓，

愚者睹其表，玩之以自殃。

智者觉而舍，痴者致死伤，

淫欲亦如是，抱刃以自丧。

睹新即厌故，所乐亦无常，

言为刀斧截，笑为棘以荆。

内怀臭秽毒，饰外以华香，

痴人贪其味，不惟后受殃。

譬若鸩毒药，以和甘露浆，

所向无不坏，饮之皆仆僵。

亦如薪得火，草木被重霜，

睹表不计里，是为最非详。

女毒甚于是，草乃见形伤，

绝欲以求道，故有淫欲情。

其形甚易见，痴人情不绝，

罗网四面张，去道如丝发。

人本清净种，如鱼处深渊，

智者乃自觉，著网不得还。

欲网甚于是，结缚甚欲坚，

投身置荆棘，可得脱其身。

譬若饥猿猴，望见熟甘果，

专心投色欲，是辈百向堕。

亦如鱼食钩，飞蛾入灯火，

愚者见欢喜，不惟后受祸。”

佛说如是，优填王欢喜即以头面著地，白佛言：“实从生以来，不闻女人之恶乃尔！男子悖乱随之堕罪，但不知故不制心意。从今已后终身自悔，归命三尊不敢复犯。”为佛作礼，欢喜而去。